

戲曲演員學習小叢書

談“蛇傳”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李剛著

通俗文藝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岁月情怀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 编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一九五五年中央文化部舉辦的第一屆戲曲演員講習會上
的講稿之一。從“白蛇傳”故事的發展演變中，分析了它的主題思
想，闡明了它積極的反封建意義。對劇中的主要人物的性格問題進
行了研究。同時，對目前一般改編本，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改進
意見。

談“白蛇傳”

(戲曲演員學習小叢書)

李 剛 著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

(北京香廠胡同73號)

中華印書局印刷·新華書店經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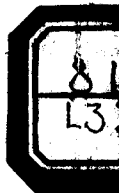
*

書號：(文)0037·787×1092 1/32·3/4 印張·14千字

1956年3月第一版

195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0 定價：(5)八分



一、从“白蛇傳”人物、故事的演变中 看它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白蛇傳”是我國的最优美的神話傳說之一，它是經過很多年代、很多人的不斷補充修改而發展下來的。據很多人的考証，都認為這個故事產生於宋朝。在明嘉靖年間出版的“青平山堂話本”中，有一篇宋朝的話本“西湖三塔記”，裏面寫一個吃人心肝的白衣婦人（是白蛇精，很可能是白娘子的前身），和奚宣贊（很可能是後來的許宣）做了半月夫妻，就要把奚宣贊吃掉，但兩次都被卯奴救了；她並曾當着奚宣贊的面吃過以前被她玩弄夠了的男人。後來被奚真人捉住，造了三個石塔壓在西湖內。這個故事無非是在說閻人妖不能共居。這不知是不是“白蛇傳”的前身，但在思想內容上和後來的“白蛇傳”是恰恰相反的。

明朝的“警世通言”中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有人認為這是南宋流行的話本（不知此話本是何人所作）。這個話本故事情節就複雜的多、豐富的多了，有了遊湖借傘、訂盟、銀禍發配、遠訪成親、再發配、贈符、逐道、化香、禱禪、捉蛇、付鉢、合鉢等情節，故事已比較完整。對後來“白蛇傳”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在人物方面已有白娘子、青兒、許宣（即許仙）、法海、許宣的姐夫、姐

姐、終南山道士、王員外、李員外等。（另外，“西湖佳話”中的“雷峰怪蹟”和这个故事情節完全一样，只是更簡略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情節、人物性格都和“西湖三塔記”截然不同了。白娘子已不是吃人的妖怪，而成了一个追求幸福、溫柔多情的女子了。她敢愛人，會愛人，又能反抗破坏他們的幸福生活的人。她熱愛許宣、忠實於許宣，並幫助許宣興家立業，開藥舖过日子。終南山道士挑撥許宣陷害她，她把道士吊在了半空；李員外想奸污她，被她嚇了个半死。她從來沒害过一个人，只是在許宣猜疑她，不願和她好的時候，她才威嚇过許宣，多少表現了一些妖怪氣。許宣这个人物性格也比較鮮明了，他是一个忠厚、老实、小胆多疑的人，如沒人挑撥，他也能跟白娘子好好过日子；但一听別人的閒言語，馬上就懷疑起來，最後竟在法海的指使下親手合鉢陷害了自己的妻子，並毫無懊悔、憐憫之意。這一點是和後來的很多本子所不同的。小青这个人物虽然也人格化了，但是很不突出，只是个一般的侍女，跟着白娘子到处跑，对白也忠誠，但活動很少。法海在破坏他們的幸福生活与鎮壓白娘子上当然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於許宣的負心使他的罪惡就不很突出了，且他的活動也不很多。

因为人物性格、行为、故事情節的变化，使这个故事的內容大大改变了、提高了。和“西湖三塔記”是截然不同了。它歌頌了白娘子勇敢、机智、善良、多情，在一定程

度上歌頌了她敢於熱愛生活，追求幸福，並敢於向破壞她陷害她的人做鬥爭。同時還揭露了終南山道士、李員外、法海等人的醜惡罪行與許宣的負心。基本上反映了人民對合理生活的願望和對封建壓迫的不滿；反映了舊社會裏追求幸福生活極不容易，處處有阻礙。

在明朝的萬曆年間，陳六龍就把白娘子的故事編成了“雷峰塔傳奇”（見阿英“雷峰塔傳奇敘錄”一二頁，——上雜出版社出版），交給藝人去演唱。在清代，更產生了很多有關“白蛇傳”的彈詞、寶卷和傳奇。在乾隆年間有了黃圖珌的“雷峰塔傳奇”，以後更有了方成培改編的“雷峰塔傳奇”和藝人陳嘉言父女改編的傳奇，從南方流傳到北方，藝人們到處演唱。據所看到的雖情節各有出入，但基本上都比“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豐富得多了。一般的都增加了白娘子下山、收青、驚變、盜草、水鬥、断桥、產子、合鉢、祭塔、佛圓等情節；有的還增加了許宣描容、剪髮、出家、小青祭塔、燒塔、狀元奉旨祭塔、完婚佛圓等情節。故事基本上已完整了。（黃本尚無驚變、盜草、水鬥、断桥、產子、祭塔、佛圓等情節，但它是較早的本子，對以後的改編、發展有着很大作用。黃本很可能來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話本，因為故事情節和很多詩詞語言都和該話本相同。）

在人物性格方面，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思想性、藝術性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

首先，白娘子这个人物更加可爱了。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雷峰怪蹟”及黃本“雷峰塔傳奇”中，白氏和小青駕着小舟到金山尋找許宣，被法海大喝一聲就嚇的跳下水去了。但後來的“義妖傳”、“白氏寶卷”及方本傳奇等，則都發展成了水漫金山。由於增加了驚變、盜草、水鬥、斷橋等情節，就更加突出了白娘子的堅強不屈的鬥爭精神。她為了和許宣的愛情、為了追求他們的幸福生活，不惜忍耐種種痛苦，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大膽的飲雄黃酒、盜仙草、水漫金山，懷著孕去和法海及天兵天將做了頑強的鬥爭。表現了她勇敢、善良和多情。她的妖怪氣可以說完全脫掉了。她一次也沒威嚇過許宣，沒害過一個人，也從沒有過想害人的打算。

體現在她身上的人情味和生活氣息更加濃厚了，對人物性格和生活的描寫更加具體更加真實與豐富了，特別表現在遊湖、訂盟、盜草、水鬥、斷橋、合鉢和幾次釋疑中。在遊湖、訂盟中，表現了她對許宣的熱愛。許宣發配後，她兩眼流淚，痛苦得方寸已亂。她兩次遠訪許宣，當許宣懷疑不肯相認時，她說：“主婢千里跋涉到此，只望夫妻團圓，不料許郎薄倖，不肯相認，反罵奴家是妖是怪，罷了，既不肯相認，奴亦無顏回鄉，不如自盡歸陰。”（“雷峰塔全傳”，玉花主人校訂。）一方面巧妙的釋疑，一方面以此感動許宣，也表現了她對許的熱愛，寫得多麼深刻動人。由於增加了懷孕、產子的情節，不光使她更人格化了，同時也更突出了她

怀着孩子去盗仙草、水漫金山及“断桥”中腹内疼痛难以行走的苦难和鬥爭精神，使她的性格、思想和各方面的矛盾也更加深刻、複雜、鮮明了。在合鉢一場中，表現她夫妻、母子、姐妹（与青兒）的离别的痛苦極為深刻，她最後还要看看自己的孩子，要喂孩子一口离娘乳，並囑咐孩子很多話。並对許宣說：“你平日身上衣單不知冷，腹內無食不知飢，知冷知飢我知你，从今以後当自知”，“常常还有些童兒气，怎能执掌这門楣，奴死之後你需要續偶成双对，娶一位裙釵賢德妻”；还寫孩子只看着她哭，她把奶送到孩子嘴裏孩子又吐出來，使人觸目淚下。（“白氏宝卷”和“义妖傳”有很多情節、詞句相同，此場都有以上詞句和情節，是描寫合鉢比較好的本子了。）

由以上情節和人物的發展，可以看出白娘子不光脫掉了妖气，而且成了一个有情有义、为了追求合理生活而向压迫他們破坏他們的惡势力作頑強鬥爭的女性。她是概括了我國封建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一切优良品質和性格特徵的，她是富有極高的典型意义的。在她的鬥爭性上是和一般的公子小姐不同的。別的小姐遇到爹娘的賴婚、逼嫁或別人的破坏時，無非是空流幾眼相思淚，而白娘子对別人的破坏則是以命相拼。別的公子小姐的相愛悅無非是花前月下撫琴吟詩，而白娘子却一再帮助許宣成家立業，開藥舖过日子，料理家务。顯然的这种对待夫妻生活、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勞動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觀點創造出來的，所以她就能長久的活在

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裏。到社会主义社会人們也不会忘記她的。

小青这个人物也是有了很大發展而趨於成熟了。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裏，她的活動極少，而在後來这些本子裏就不同了，她成了白娘子的最親爱的朋友，成了对白娘子十分同情、十分關心的好姐妹。同時她的性格也比較鮮明了，她很聰明、很勇敢，她時常給白娘子出主意。比如“訂盟”她給白做媒人，許宣走時她告訴許宣別忘了大門，許宣發配後，勸白娘子遠訪許宣，有時還和白娘子開開玩笑。白有事就和她商量。她对白的追求幸福生活十分同情，水門時她和白同樣勇敢。特別是合鉢後，有的本子寫小青就和法海打起來，也有的本子寫小青逃走後又修鍊回來哭塔、燒塔、战法海。在合鉢一場，寫她和白氏難割難捨的痛苦是十分動人的。这个人物也同樣是反映了人民的願望的，是很可愛的。不過她的勇敢、倔强的性格還不及後來的演出本。在水門、断桥等場她的性格沒有寫好，和白氏沒大區別。在後來的京劇、梆子的演出本（老本）對小青这个人物有了很大發展，描寫了小青的正义、勇敢、倔强，对白氏十分同情，為朋友不怕犧牲。但她年輕，对白氏和許宣的爱情不能有深刻理解，所以态度比較簡單、乾脆，偏重於理智，在断桥中對她的性格描寫的十分深刻。

法海这个人物的性格也更加鮮明了，發展得也比較完整了。他不光是一个威嚴的殘酷無情的封建階級的代表，而且

有的本子又把他寫成了一個陰險、虛偽的人。他為了謀害白氏破壞人家的幸福生活，竟採取極毒辣極陰險的欺騙手段，他以喝水為名，叫許宜以鉢盂去打茶，許宜不解其中意，走到門口，金鉢飛罩了白氏（“雷峰塔全傳”）。這種卑鄙無恥虛偽欺騙的手段，正是統治階級的表面上仁義道德，而暗藏殺人屠刀的寫照。

許宜的性格有了很大發展和改變。“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與黃本“雷峰塔傳奇”中的許宜和後來的小說、彈詞、寶卷、傳奇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有很大的差別性。

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和黃本中的許宜，他因銀禍被拿到公堂，馬上就招出了白、青二人贈銀的事來；但在“雷峰塔全傳”中（玉花主人校訂，清嘉慶十一年本），就不是這樣了，許仙想道：“事我受責，豈可害她。”於是就說“贈銀的朋友是外方人，姓名小的忘記了”。因而受責四十，打得兩腿鮮血淋漓，失去知覺，半晝方醒；後來姐夫作証，提明了白氏，許無奈才招承了。在方成培改本“雷峰塔傳奇”中，則是姐夫放走了許宜，然後自己出首。避免了許宜招供白氏，這樣處理也是比較好的。

合鉢是處理許宜這個人物的重要情節，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是許宜合的鉢，並描寫他如何用力往白氏頭上按下，毫無憐憫之意，但後來的幾種本子則都不是這樣了。

在“雷峰塔傳奇”中（即方本），法海叫許宜去收白氏，許宜說：“但弟子夫妻之情，不忍下此毒手。”法海就

只好：“也罢，待我明日巳牌時分親自來收取便了！”而是法海親自收取的（當然許宣也同意了，但沒有親自動手）。

在小說、彈詞、寶卷中，則大不同了，“雷峰塔全傳”中寫法海要收白氏，許宣道：“縱使她果是妖怪，也並無毒害弟子，況她十分賢德，弟子是以不忍棄她！”法海道：“既然居士執迷，我僧也不管你們的是非。”假意叫漢文（即許宣）打茶去，把鉢盂交給了漢文，漢文不解其中的玄妙，一進門，金鉢就飛到白氏頭上去了。“漢文大驚，上前抱住，要把鉢盂拔起”已不可能了。“漢文听罢，肝腸斷裂，不住悲哭”。

在“白氏寶卷”和“义妖傳”中对合鉢处理是相同的。法海要叫許宣合鉢收妖，众鄉親都要打法海，說他胡說八道，許宣也不肯去，法海說：“你拿去鉢盂往娘娘頭上罩一罩，若無生效，就打死我和尙也是無怨。”众人劝許去試試何妨，回來好打和尙，許宣也半信半疑，又想到众人說的也是：“难道我妻果是妖，休害怕，莫煩惱，且看他法力如何高不高，只求沒有風波起，就好到廳把氣洩，众人一定來幫打，還要送到當官把兩腿敲。”可見許宣並不相信白氏是妖，不是想害白氏，而是抱着要打和尙的心情去試一試的。結果也是上了法海的當。合鉢後，他也是痛哭流涕，想把鉢盂取下。

从以上情節看，許宣这个人物是起了很大的变化的，前者是把許宣寫成了一个負心的人，寫成了法海的幫兇，並是直接殺害白娘子的劊子手；後者的处理，則是有的“不忍下

此毒手”，有的根本不同意謀害白氏。在白氏被收入鉢盂以後，前者是無動於衷，後者則“痛哭流涕”，“肝腸斷裂”，不光是白娘子的悲劇，也成了許宣的終生遺恨了。

二、許宣的性格和“白蛇傳”的思想性與人民性

從後來幾種本子的不同處理方法上，也可以看出過去藝人、文人对許宣这个人物的處理是費了苦心的，是有意的發展了他，提高了他的。這樣做，就把這個悲劇的責任完全推到了法海的身上，這個故事的主要矛盾，則成了法海和白蛇的矛盾，而不是許宣和白蛇的矛盾了。這種改動，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見和歷史的真實的。因為人民在自己的實際生活中看到了陷害婦女、破壞和妨礙男女青年幸福生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不是男人的負心，而是封建統治階級及他們的社會制度（當然，男人負心也是統治階級底意識的反映）。所以人民就要求把法海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來處理。這樣，這個故事就表現了極其強烈的反封建的意義。反過來說，如果仍把許宣處理得很壞，把一切責任和罪惡都放在許宣身上，那就勢必減低了法海的罪惡，削弱了它的思想性。

“白蛇傳”的思想性、人民性很強，主要的表現在白娘子這個人物創造的成功。對這個人物的處理在過去的本子和現在的改編本，一般說問題都不太大。而對許宣這個人物的處理則問題很多。這個人物創造不好，同樣也直接影響到這個

戲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並影响到白氏的性格，因而需作進一步的研究。

有人說：“許宣就是帶有悲劇性格的人物”、“就是由於他動搖不定以致走上負心，才造成了悲劇”，這種說法是值得研究的。根據以上的幾個版本來看，造成悲劇的主要是法海，而不是許宣。許宣別管怎樣不同意謀害他的妻子，而法海是仍然可以到許宣的家裏去強迫合鉢或是用無恥的欺騙手段去合鉢的。法海之謀害白氏，破壞人間的幸福生活，是決不動搖的，決不因許宣的意願為轉移的。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裏，是在許宣要投水一死的時候，法海把他喝住，擺出救苦救難的佛家面孔來，給了許宣金鉢，害了白氏。而後來這幾種本子（如彈詞、寶卷等），則是在白氏產子後，鄉親祝賀，夫妻正過着甜蜜的生活的時候，法海突然降臨，謀害了白氏。

如果把許宣處理成一個由動搖不定而走向叛變愛情並親手殺害了白氏的人，不但削弱了法海的罪惡，同時也影响到白氏的思想和性格。許宣既然一貫動搖不定，患得患失（老本子寫他動搖了五次），白氏為什麼還愛他呢？這樣看起來白氏的悲劇至少她自己要負很大的責任的。我覺得白娘子是一個聰明、機智、善良、勇敢的人，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白蛇傳”這個戲思想性、人民性所以這樣高，首先是在於白娘子這個人物塑造的成功，因而在這個戲中不應把她寫成一個庸俗的沒志氣的人。

有人認為把許宣處理成一個動搖不定以致負心的人物是

合乎歷史的真實的，認為舊社會的男人沒有不負心的，不這樣就不現實了，這種看法也是值得考慮的。

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時代歷史條件下，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當然是社會的統治思想，當然會製造出很多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的人，會製造出很多沒有真正愛情甚至負心、忘本殺害自己妻子的沒有心肝的人，如陳士美、王魁、李甲之輩。但另一方面，勞動人民還是有自己的正義、善良、勇敢、勤勞、忠貞、純樸的崇高品質和熱愛自由、熱愛幸福的意願的，因而也就完全可能產生像張生、王金龍、賈寶玉一類的忠於愛情、誠實堅定的人。所以說在那樣的時代，在那樣的典型環境中還是完全可以塑造出忠貞誠實的人物來的。說都是負心人是不妥的。

創造典型性格必須要富有真實性，必須歷史的具體的描寫，必須在發展中描寫。

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環境中產生和發展的，人的性格、思想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直不變的，而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在和不同的人們打交道中發展的。

我們寫一個人的性格，往往不是從他的初生時寫，也不是憑空寫，而是在他過去的思想、性格已形成的基礎上，去繼續描寫他在不同環境中的變化和發展。就拿許宣來說，從遊湖借傘、訂盟這最初幾場來看，他已形成的思想性格的基礎就是忠厚、善良、年輕幼稚、沒有社會經驗，我們就只能沿着他這種性格的基礎，來研究他在不同環境中的變化和發展。

因為他忠厚、老實、善良，又幼稚，缺乏社會經驗，所

以他容易輕信別人的話，容易上當，如終南山道士和法海等一說他妻是妖，他就信了。另一方面，因為他是善良的，他也是熱愛生活的，所以在白氏向他解釋後，他就馬上信服了，他就不追究盜庫銀、盜珠寶的詳細過節了。善良的人因為受了壞人的欺騙、煽惑而一度產生懷疑甚至動搖，是可能的，但不能認為他在性格上就是動搖不定的人，因為他和自私自利、患得患失、前怕狼、後怕虎的人是有所不同的。

當然，一個人的性格、思想是變化的、發展的，不可能不受周圍人物的影響，而長久的停留在一個地方。從許宣的具體情況出發，他長久的和白氏、小青在一起，白氏帮他家立業，開藥舖，過日子，吃穿費用一切依靠白娘子。白氏對他又是那樣有情有義，對他的關懷無微不至，他出外遊玩，白氏就給他換新衣服，打扮他，他不可能不動於衷，不可能不愛白氏。所以他在和白氏相處的初期，偶然受了別人的騙，特別是端陽節現形，他可能對白氏發生懷疑以致動搖；但在後期，特別是經過水鬥和断桥他就必然會更加相信和熱愛白氏，更加為白氏對他的忠誠熱愛所感動。最後他反對合鉢、反對謀害他的妻子、反對破壞他們的幸福生活是合情合理的，合乎人物發展規律的，因而也是真實的。

反過來說，如果硬要把他處理成一個由動搖而走向負心，叛變了他的妻子，而變成法海的幫兇，那倒是不現實的，不合乎他的發展規律的，就會如老本“蝴蝶盃”中的田玉川一樣，前後性格不統一。

因为他本來就不是一个極端自私的人，而他所处的具体环境又缺乏造成他負心的条件。他和陈士美、王魁所处的情况不同，他們都是一举成名做了狀元，陈士美还招了駙馬，榮華富貴、高官厚祿勾走了他們的良心，他們是在那种典型环境裏負的心。同時王魁、陈士美是沿着自己的基礎發展的，他們上京赴試本來就帶着濃厚的功名利祿思想的，和張生、王金龍不同。許宣原來就沒有这种性格基礎。後來的条件則更不能和他們比。許宣是离了白氏就沒法生活，法海所誘惑他的只是叫他出家，出家是沒有人当成幸福的。舊社会出家的除沒人养活的小孩子之外，多是走投無路的或是受了不可抗拒的打擊的人。紅樓夢中賈宝玉、柳湘蓮的出家是合情合理的，而許宣的情况則和他們不同，白氏那样熱愛他，他怎能丢掉恩爱而入空門呢？後來有的本子竟寫許宣对法海說：“她縱然是妖，將我吞吃腹內，於你何干？”这倒是真实的。所以說把許宣处理成甘願拋棄恩爱而拜法海為師去出家，是不真实的。特別是有的本子寫許宣最後親手合鉢，並毫無憐憫、留戀之意，这是極不真实的，是違反人性的，和許宣原來性格不統一的。就是創造一个負心的人，也不能这样簡單，陈士美拋棄秦香蓮也不是思想上毫無鬥爭，而是功名利祿戰勝了他的良心。

創造典型人物還必須正確描寫人們之間的關係。如果把許宣处理成一个極端自私，動搖不定而終於負心的人，那麼白娘子愛他所為何來呢？白氏愛他並不是簡單的一見鍾情，

也曾經經過了試探和考察，如借舟、借傘，有的本子還寫她故意向許宣借船錢等，她對許宣並不是毫無選擇、毫不了解。如果把白娘子處理成一個為一個壞人而奔波，別管許宣怎樣沒良心而白氏則始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白氏還有什麼可愛呢？他們的生活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呢？這樣的日子我看不過也罷。這樣就勢必削弱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意義，削弱了反封建的意義。同時，這樣不先使許宣這個人物失掉了真實性，而白娘子這個人物的真實性也很值得考慮了。我們很難相信一個正義、善良、熱愛自由幸福又富有高度鬥爭性的人會自始至終的追求一個再三再四、反復無常的壞人的。

從“白蛇傳”故事的演變和以上的分析來看，“白蛇傳”是幾百年以來人民創造出來的，它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要求。人民熱愛幸福生活，熱愛合理的生活，希望男女能婚姻自主，共同建立美滿家庭。但統治階級不叫這樣做，反對這樣做，所以人民非常仇視統治階級，經常為此而進行階級鬥爭。因而人民就根據歷史生活的真實，通過誇張和想像，用神話的形式，修改、補充和創造了“白蛇傳”的故事，用來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表現人民的鬥爭和願望。

所以說這個故事所反映的主要矛盾是白蛇和法海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和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它的反封建的意義是極其強烈的。它所創造的主人翁——白娘子是綜合了被壓迫婦女的優良品質和特點的。她熱愛自由，熱愛合理生活，她善良、熱情、機智、聰明，又十分勇敢，十分頑強，這種